

旧文 | 一个失恋者来到神父前

冷罐儿 冷罐罐 2021-10-30
17:48

更灼烈的清晨，失恋者站到神父前。

“迷途的羔羊，”为了打哈欠不张开嘴，神父的眼里憋出泪来，“是什么让你如此急迫地来到这里，在昨夜最卑劣的忏悔者之后、在今晨最虔诚的早祷者之前？”

“我忏悔我的困惑。”

“发生什么了？”

“你戕害了邻人的躯体吗、你盗窃了邻人的钱财吗、你辱损了邻人的人格吗？又或者，你纵容了恶意的发生、忽略了邻人的求救，甚至，怀疑了信仰吗？”

“我没有！” 失恋者立即否认，又马上喃喃自语，“但、可能、大概、也许这些卑劣的行径我都曾涉足，只不过是“以“爱”的名义...”

“噢，爱！”神父的鼻孔流出一滴厌倦的清涕，随后又被中指从容不迫地拭去。

“每一天、每个时辰、每个人都想问这个问题。在你之前，我已接待了一位西二旗妓女、一个大厂寄生者和一个失神的公众号编辑，他们倾诉了风格迥异的伤心事，但请相信我，用几十年的职业生涯判断，他们只不过是想要得到“爱”。

“我甚至可以直接告诉你结论，请不要责怪我太敷衍 —— 爱情问题无论多么微弱，都会大大超出我的能力范围。继续敬畏上帝吧，关于爱的一切都该由他管。”

“但，慈爱的我父。我与朋友无从交流，我既羞耻于自己的感伤，又负罪于给别人造成无谓的忧郁。性早就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相反，丢人的倒是多愁善感的爱情。因此，我只能求助于你。

“我没有过多的乞求。我只想将一切如实相告。”

“据我了解，像你这样的失恋者总是要借酒杯浇块垒。接下来，你准备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呢，可怜人？”神父问。

“不。我不准备露出可怜相。可怜相是一种妄想症，希望通过惩罚自己来感动情偶，实际上不过是一场拙劣的碰瓷。如果我和情偶真的有爱的维系，那么我不应该通过表演痛苦以使她感到痛苦；如果我和情偶根本没有爱的维系，那么我的

痛苦将永远无法传递。”

“我听说，对自己的不幸逆来顺受是这个世界上最常见的美德，也许你作为一个沙东人，从小就被这美德教化。那么，你是要扮演一个控诉者吗？”神父问。

“不。我不准备控诉。我确信爱存在的痕迹，它到来时比现在窗外的阳光更不留情面，它完全穿透我们了，它使我们的血液雾化了，飘散、交融在一起了。这样的感受即使在血迹斑斑的回忆中也清晰可见，无论我从哪个角度走进名为“控诉”的沙漠，这片爱之绿洲总是在不经意间已经滑到我的脚下了。”

“我听说，爱是一种天赋，要么生来就有，要么永远没有，也许你有。那么，你准备扮演一个爱的隐藏者吗？”神父问。

“不。如果爱早已与我无关，我坦然接受；如果爱仍常伴我身，我不加掩饰。苦心孤诣地隐藏爱的重点并不在于隐藏，而在于苦心孤诣。隐藏者不得不落入这样的悖论——既不希望情偶发现自己的爱意，又希望情偶可以体会到自己的苦心孤诣，进而能更加深刻地发现自己的爱意。这无谓的困境无非是可怜相的另一种更为隐忍的表达。”

“我听说，爱的时候不必撒谎，这就像饿了要吃饭一样自然。所以，你要扮演一个爱的等待者？”神父问。

“不。没有什么焦灼能胜过等待了，或者直接这么说吧，等待就是焦灼的同义词。当我因为焦灼而在深夜不能成眠，那是因为我等待睡眠；当我因为焦灼而大脑失神，那是因为我等待注意力；或者，当我因为焦灼而迁怒情偶，那是因为我等待情偶的宽慰。我慈爱的神父，你看看吧，如果我变成了爱的等待者，就不得不忍受它也许永远都不会来的焦灼。”

太阳已经爬上来了，汗渍悄悄蔓延到神父藏在宽大袍子里面的后背上，他因又忘了预约那位空调师傅而懊悔不已，但更懊悔的，还是陷入了这位失恋者不知所云的辩论场。

“那你只能变成一个虚无主义者了，”神父对接踵而至的否定早已不耐烦，不愿再复述道听途说，“你拒绝一切分类。”

“对不起，神圣我父，我必须继续否定下去。我认为爱已经被各种证明符号所包围，它现在如牛负重。虚无或犬儒，只会让爱愈发困难重重。人总是会被同类吸引，但吸引远不足以建构爱，甚至与爱背道而驰。吸引的本质是同一性，而爱的本质是差异性，是从主体的纵身一跃，是去往他者的领地，是主体的复调。”

“可怜人，”神父怜爱的表情下难掩厌恶，“没有人用你这样的语气忏悔，你用这些复杂的学术名词把我绕晕了，也把自己绕晕了。你下了太多定义，站在“人类”层面说太多，那不是你应该存在的位置。不要再鲁了，现在你不妨直接告诉我，你来之处的目的是什么？”

“我只想将一切如实相告。”

“请定义‘如实’。”

“这意味着我将不倚仗任何身份、不站在任何立场上，客观地表达我在爱中的感受。惟其如此真诚，我才能获得情偶的信任。”

“嘘！好放肆的迷途羔羊，你能体会到这句话后面潜藏骄傲吗？”神父的声音上升了几个音调，“保持客观，一种无立场？这确然无疑是一种上帝视角。上一个如此自负、宣称坚持‘零度写作’的人，上帝用一场车祸夺走了他的生命。还有他所推崇的那位作家，那个自认为无立场的人，上帝安排了另一场车祸。”

“没有客观的表达，我的孩子。语言——或者一切——在两种原因的加持下被表达出来，一种是你声称的原因，一种是真正的原因。你的滤镜内置在你的视野，连你自己都无法分辨。事实上，除了我最爱的上帝，没有谁有资格分辨。”

“一切语言在说出之前已经变形，一切语言在说出之后即将接受情偶的第二次变形，这是语言们业已自我接受的命运。”

“更何况，”神父得意地顿了顿，“即便我才疏学浅，也已经从你刚刚的表达辨认出了许多伟大作家们的身影。你所谓的忏悔、所谓对爱的理解不过是一种援引，你越真诚地相信这些想法出自你本心，这就越不啻于一场猥琐的抄袭。而我听说，爱，必须、只能是一种原创。”

更懊热的午后，神父仰面睡在床上，力求自己比午后本身更加慵懒。

多年以来，他已习惯于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任何忏悔而做梦，但今天那场对话的结尾如实地造访了他的梦境。

这场对话早就该结束。神父说：“如果你想从我这里带走一些真正的感受，而不是这种空泛的辩论，请告诉我你具体的困惑吧。”

失恋者的困惑比刚来时更浓郁：“如果语言确然像你说的那样，那爱岂不只是一场误解叠加着误解、谎言叠加着谎言的对镜自照？”

“你也可以把爱想象成一个有回音的房间，充盈着你与情偶尽情编制的恋人絮语。也许你仍无从辨别什么是真实的你，更无从辨别什么是真实的情偶，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就被絮语包裹在这个房间里。”

“可我无处安放溢出的爱意，放在何处我都不放心，怕被嫌恶、怕被曲解、怕被遗弃。”

神父用前所未有的勇敢目光逼视失恋者的眼睛：“所以才有上帝——

“——而且还有你自己。”

神父看到失恋者的泪水在痛苦所引发的颤抖中，在教堂仿佛液体玻璃的空气里，在上帝缺席的午后三点，如夜晚般降临、因悲伤而结痂。

神父听到教堂外烈日下的乌鸦发出只有在黄昏中才发出的嚎叫，翅膀扇出一股苦瓜的气味，淹没了教堂里经久不修的木质座椅特有的腐坏味道。

神父知道在对这份工作的懈怠时光里，他比上帝更苍老，有时，他甚至不得不扮演上帝才能获得直面爱的勇气。他对上帝的无能坦荡，所以面对失恋者离去的背影一脸平静。相同的平静曾在他几十年前获知自己成为神父的那一刻降临，所以并不陌生。

他确信这位失恋者不会再来，一如他从那时就确信自己的生命终将在无从分辨的真诚与虚伪中一路萎靡下去，在他死亡时将不带任何情绪。

